

中国当代作家书系

川木散人墨迹

中国文联出版社

川木散文选

川木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1.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木散文选/川木著 .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1
(红草莓文丛/汪兆骞主编)

ISBN 7-5059-3268-3

I . 川… II . 川…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763 号

书名	川木散文选
作者	川木
出版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	傅实
责任编辑	王军 谷之文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3.2 千字
印张	6.8
插页	8
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书号	ISBN 7-5059-3268-3/I·2476
定价	15.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川木散人題

翟泰丰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翟泰丰先生为本书题词

目 录

永远的北大 Complex	(1)
浪歌手	(6)
名人“小议”	(12)
家庭的“三维”空间	(17)
王 兄	(20)
报告与文学	(28)
畅春园夜话	(30)
生命顿想	(32)
华夏的期待	(33)
志在永恒	(37)
美国情结	(40)
作家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定位	(47)
21世纪与茶文化	(51)
香港旅业情话	(55)
CHINA 的危机	(59)
文学与三类人	(71)
感觉与采访	(74)
富民强国 志在文明	(79)
爱情美天使 家庭守护神	(83)

四十岁的男人	(93)
北大不了情	(97)
从泰国人妖说开去	(101)
在痛苦中散步	(114)
一代艺术大师的追求	(112)
困惑与成功	(126)
永恒的选择	(128)
知青潮	(146)
编辑断想	(149)
获得后的丧失	(153)
爱 心	(155)
后 记	(167)

附 录

封面题词	瞿泰丰
《中国文化报》对作者的报道	(168)
《文艺报》对作者的报道	(171)
《世界日报》对作者的报道	(173)
《中美邮报》对作者的报道	(175)
《圣路易时报》对作者的报道	(177)
作者一组十年生活、工作照片	(179)

永远的北大 Complex

—

有很长一段时间，老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我应该为北大做点什么。

不仅仅是北大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北大，心里常常有种剧烈而又有些莫名的情绪，像吞噬、像躁动、像鼓荡，又像煎煮、浸蚀、绞合，其实又都不像，只是一份莫名的惆怅和傍徨。

有时会出现几种幻觉，北大像一座美丽而茂盛的孤岛渐渐离我远去，我是个孑然一身四处漫泊的旅人；北大又像一个温馨而又安全的家庭，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幸福和安宁；北大像条庞大而富饶的航船，我可以在这里航行一生。

我常常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在燕园内往返穿梭，也很多次地一人去后湖徘徊，流连。我会蹲在后湖垂钓人身旁，盯着脆弱的钓竿出神一个时辰，也会闲闲地远望荷塘旁散步的老

川木散文选

人。我曾背着一书包啤酒跑到未名湖小岛喝得酩酊大醉，也曾在夏日夜深人静时，躺在未名湖石舫上数着天上闪烁的星星。

我喜欢约几个朋友到“勺地”（勺园地下咖啡厅）喝香槟，喝到服务员反复催我们走，看完过了时的获奖电影后，一头扎进“木木屋”（现已改建为商场），和美国的、法国的、加拿大的留学生一起喝啤酒，有时兴起，“木木屋”关门后还要跑到小南门外的通宵酒店手持啤酒喝到天明。

我也常常在萤火虫摇曳的图书馆门前的草坪上，听着悠悠的吉他声，伴着校园歌曲的和弦咽咽地唱着小曲儿，直到夜露漫湿了我们的衣衫，直到我们茫茫地由遐想进入梦乡。

尽管这一切，是我即将毕业人生将往何处去时的躁动情绪，但当我走进校园，这一切的一切，又重新萦回在脑海，仿佛如昨天。

二

我无法抗拒北大对我的吸引，她像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我梦萦神牵，难舍难分。我也常常跌进北大的历史中而不能自拔。

谁都知道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为维新变法，清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言“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为此，梁启超草拟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管辖”。他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

并用，观其会通”。当时的校址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府旧第，后又分散在沙滩(汉花园)、景山东街(马神店)、北河沿。

解放后，由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法、理科各系以及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浙江大学等校的有关系科并入北京大学”，于是，新的北大“于 1952 年 9 月从北京城内迁至北京西效原燕京大学校址(即燕园)”。

据史料载：燕园座落在北京永定河古道上，俗称的“丹陵汎边万泉出，贵家往往分清流”，是人们一贯称道的风水宝地，古有“灔澦四出，深深草木泽之”之说。据说王思任曾写诗赞曰当年的燕园：“才辞帝里入风烟，处处亭台镜里开，梦到江南深树底，吴儿歌板放秋船。”或许赞曰的是今天北大的明珠——未名湖。

近半个世纪，未名湖一直作为北大象征而远播四方，它的“兼容并包”精神一直鼓励着莘莘学子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屡创奇功。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他的“清塘荷韵”中说：“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季先生说的是荷，也说的是人，说出北大人的一种精神和品德，更说出北大人应该具有的“扩展蔓延的力量。”当年(1903 年)北大就是本着这种力量而“鸣钟上堂”，发起举行全校大会，并致电各省督抚和学堂，建议联合起来反对沙俄企图吞并我国东北几省的阴谋，就是本着这种力量，1919 年 5 月 4 日，北大学生代表许德衍起草了“五四”宣言，从而首先发起了中外著名的五四运动。

是啊，凡身为北大学子，谁不在北大这神起的磁场中得到知识、得到一种“扩展蔓延的力量”，像蔡元培、像李大钊、像鲁

讯、像毛泽东、像无数个正在奋身建设新中国的能人志士。

三

七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我观北大》，纪念北大建校二十七周年，他说的两点非常有代表性，“北大是常维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

七十多年过去了，北大依然故我，仍然保留着“常维新”的精神。北大是中国人的北大，是中国学子的摇篮，是学子魂牵梦绕的圣殿。

北大是一段永远抹不去的青春岁月。

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对人生来说，北大已是阅尽世事的老人；对历史来说，北大正是充满朝气的少年。”

一百年了，走出北大一批批学子有的早已逝去，有的已是耄耋之年，但更多的北大学子正在充满朝气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奋进着、拼搏着，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的，总有希望的前途”。

我们都走进过北大。不管我们的生存空间怎样转换：在北大教书，在斗室里创作，在基层深入生活，在实验室搞研究，或在国外继续学习，我们永远不会忘却，我们是北大人，或曾是北大人，北大永远是哺育我们成长的母亲，是我们的长者，是我们常常思念的故土，是梦里寻她千百回的恋人。

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说起北大，我们总会想起先生们古旧的长衫，想起民主广场的红楼，想起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想起三角地、勺园、钟亭，想起我们曾经拥有的一方热

土。

不管我们是否有意无意,北大的南墙被推倒了,开门办学,理论与实践结合,计算机、电子市场、北大方正、资源楼等等,牢牢地屹立在校园周围;还有已经建成的光华楼、正在落成的新图书馆、兴建中的大礼堂,面对这一切,我们都有一种自豪感、成就感。北大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与我们同呼吸、无不与我们的喜怒哀乐相联,这或许就是一种 Complex,一种本能冲动,一种割不断的“缘”。

趁此母校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一起祈祷她健康长寿,为中华民族培养出更多的专家、学子、人才。

(原载散文集《中国作家谈北大·我观北大》)

浪 歌 手

—

十字路口，一个浪歌手在弹唱。

那是一个不宽的人行道，手提箱大小的长方形音箱上，浪歌手翘着二郎腿，怀抱一把褪色的紫铜色吉它，一个裹着红布的长柄式麦克风伸到浪歌手嘴边。

浪歌手 40 岁左右，在深秋季节，穿着酱色短衫 T 恤，一条灰色裤子和一双半旧凉鞋。脚边，一个旧铁缸子，里面装着不规则的纸币，有五角、一角的，也有一元的，铁缸旁还散落着一些毛票和几枚硬币。

弹唱的是齐秦的歌，“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荒漠的原野上……”

人行道是人行的路，自然围了些不忙于赶路的人，或叉腰、或蹲着、或双手插在裤兜里，或手托下颌歪头倾听。

“真可怜。”一句短短的叹息，柔柔的女低音。

浪 歌 手

似乎是一对年轻的恋人。女的穿戴颇有些味，白色麻 T 恤外套件刚时兴的墨绿坎肩，乌亮细黑的长发柔软地披在双肩，侧着的脸有种剪纸的美。她身旁是位高大英俊的小伙子，有一双充盈着幸福光泽的眼，在女友的示意下，他从裤袋里掏出鳄鱼皮钱包，抽出一张十元票面的人民币，有些迟疑状。女青年轻拍一下他拿钱的手，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百元票面的人民币，男青年嘀咕了句什么，女青年便撅起樱桃小嘴，双手轻轻揉搓百元纸币，双眼望浪歌手。

浪歌手不属于丑八怪那种类型，但一只眼干净地粘贴在一起像个“一”字，另只眼半睁着，透出一星半点的光泽。似乎有些日子没洗过的脸微微泛黄，不大但线条分明的双唇给这张脸增添些生动和灵气。

“北方的狼”已远去，“枣庄的火车”轰轰开来。西坠的阳光斜斜地穿过梧桐树斑驳地洒在浪歌手身上，再一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便真真地情景交融，几位挪步欲走的行人又止住脚步。

一位黑瘦的警察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浪歌手身边，“走走，这里不准弹唱，快走。”他说着又要轰围观者，分明他怔住了，人群微微一阵蠕动后又恢复了原样，似乎还有些加密。透过警察的眼光，不难看出他的胆怯，众怒难犯，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何况警察。其实，警察也是在执行公务，尽一份责任，但生活往往是这样，合理的不一定合情，合情的未必合理。

歌还在唱，琴还在响，人群岿然不动，警察悻悻地走了，走得有些不甘心，走得有些很无奈。

歌声依旧，琴声依旧，那灵巧的双手仍在准确地调拨每一个音符，每一声和弦。

那位双手不断搓动百元纸币的女青年仿佛在下什么重大决定，脸涨得红红的，肩头有些颤抖，也就刹那间，毅然的样子，理了理搓皱的纸币，大步走到浪歌手面前，把百元纸币轻轻插在铁缸内，“100”的字样骄傲地挺立在其它纸币之上，就像一面扯起的风帆。

人群显然有种“炸锅”状。琴声如故，几十双目光齐齐地投放在她那状若芙蓉初绽开的并不漂亮的脸蛋上，但那种红晕和红晕上那双掩饰不住的喜悦的双眼，现出了一种奇异的丽色，这羞色的丽色，使她的男友也有些陶陶欲醉，一只长长的胳膊不自觉地拢住了她的腰，眼睛也释放出异样的光。

浪歌手依然故我。

围观的人们渐渐散去，在昏黄的路灯下。那张百元纸币，在秋夜的寒风中微微颤抖，终于，它弯下了腰，融进一元、五角的纸币中，浪歌手的嗓子有些沙哑了。在开始凄泣的风鸣中。

二

昏黄的路灯终于亮泽起来。

浪歌手艰难的睁开一只眼。他扫视了一下周围，只有匆匆的行人，便把吉它轻轻放在身旁，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个有点凹陷的军用水壶，不经意地拧开壶塞，做了次深呼吸动作，“咚咚”地喝了几大口，昂起头，重重地长呼出一口气，又喝了一口，漱漱口，缓缓地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咕咚”一声咽下去。一阵风吹来，飘过一阵劣质酒的香味。

经过一阵稀薄的人流之后，街头又渐渐热闹起来，不远处刹那间亮起无数霓虹灯，红红绿绿的光影，穿金戴银步婆娑

浪 歌 手

的路人，不远处的酒楼里飘出诱人的酒香，还有OK厅喷出的摇滚乐，使懒散的十字路口增添了许多节目喜庆的气氛。

浪歌手仍然坐在音箱上，手里拿着一块面包正慢慢地咀嚼着，一位老太太牵着她的孙女从他面前走过，走不远，小孙女对老太太说了些什么，便飞快地跑进一家副食品店，不一会儿，她兴冲冲地拿着一瓶矿泉水，走到浪歌手面前，怯怯地把矿泉水递去。浪歌手站起身，又蹲下来双手接过小女孩递过去的矿泉水，深深地点了一下头，伸出手想摸小女孩的头，手却在空中定住了，又缓缓收了回来，半开的一只眼睛睁得又大又圆，那是一束清澈得可以照亮一方水土的目光，那是一股充满暖意的热流，那是一片诚挚无私坦荡无忌的情愫。

小女孩头一歪，咯咯地笑着跑向立在不远处的老太太，牵着老太太的手，跳着欢快的脚步朝前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望了一眼浪歌手。

浪歌手紧紧攥住那瓶矿泉水，目送远去的小姑娘，蹲在那里许久、许久。

浪歌手坐回到音箱上，慢慢地品尝着矿泉水，就象品尝极为珍贵的甘霖，两眼突然滚出两颗豆大的泪珠。泪水在彩灯的映照下，就象两颗彩色的珍珠，顺着鼻沟缓缓滚进了张开的嘴里。他闭上眼、昂起头，长长地吸了几口气。

这时，两个年轻人路过浪歌手面前，其中一个白胖的小伙子望了一眼浪歌手手中的半个面包，嘻笑着从挎包里拿出一个袋装鸡，吹了一声口哨，把袋装鸡扔到浪歌手脚下，哈哈笑着朝前走去。

浪歌手兀地站起身，从地上捡起袋装鸡，快步追上白胖的小伙子，把袋装鸡塞到他手中，又回坐到音箱上。

川木散文选

白胖小伙子愣了愣，往回走，把袋装鸡重扔到浪歌手脚下，快步离去。

浪歌手没有再追赶小伙子，随手把袋装鸡扔到马路中央。顿了顿，重又捡回来，四处望了望，把袋装鸡塞进了路边垃圾箱。

浪歌手继续啃着面包，还有那瓶在彩灯中显出异样光泽的矿泉水。低着头、默默地。

三

霓虹灯光渐渐消失了。

酒楼的门早已合上。

OK 厅里拥出最后一批顾客。

十字路口清冷的街道只有零星的行人，偶尔飘过一辆“兹兹”的自行车。

秋风开始“呜呜”地叫着。街道上的枯叶“沙沙”地滚动着，伴随着被扔弃的废塑料袋、破纸盒、碎纸屑，蹒跚着奔向前去。

天象一块黑漆布。

浪歌手仍然坐在音箱上。在强劲的秋风中，他显得有些单薄的身姿更显出清瘦、伶仃。

吉它声响了，一声低沉的和弦，就象一声婴儿的初啼，犹如轻轻擂动的第一声鼓鸣，恰似从远处传来的第一次潮汛，仿佛地底下岸浆爆发前隐隐可闻的地幔的萌动，又怎能不说是对美好生活向往时的来自心底的呐喊。

浪歌手的声音已经沙哑了。

浪 歌 手

秋风更猛、更烈，“呜呜呜呜”。

路灯在秋风中瑟瑟发抖。

浪歌手还在弹唱，架着二郎腿坐在音箱上，地上散落的镍币在瑟瑟灯光下闪着磷磷银光，百元纸币早已没在夜幕中。只有沙哑的歌，伴着低沉的旋律，在秋风中飘荡：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走在荒漠的原野上……”

四

当最初一片朝阳洒在十字路口时，浪歌手已经抱着那把褪色的紫铜色吉它，斜倒在手提箱大小的长方形音箱旁。

浪歌手嘴角流出的血淌了一地。紫黑色的血浆、银色的镍币、铁缸口在风中微微颤动的毛票，还有开始有些发黄的矿泉水瓶(还有半瓶水)、炭碴般的面包块，组成了一幅西方抽象派都无法创作出的罕见的构图。

浪歌手那赤色稍带黄色的手指仍然按在琴弦上，在生命离开他的刹那间，他的脑海里一定还在浮动苍茫的音符。

(原载《青年文学》杂志，有增删)